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畢姻戀母 老夫人含飴弄孫

家庭善事惟和氣，和則致祥乖則異。
義方令子誠佳器，名家淑秀真閨懿。
莫言景福不雙臨，名花植，麟兒出，堂上老萱應健食。

——右調《天仙子》

再說晁梁進了學，與魏三打過了官司，不覺又過了一年，年已十七歲。晁夫人擇了正月初一日子時，請了他岳父姜副使與他行冠禮；擇二月初二日行聘禮，四月十五日時與他畢姻。這些煩文瑣事都也不必細說。

且說晁梁自從生他落地，雖是僱了奶子看養，時刻都是晁夫人照管。兩個裡間：沈春鶯合兩個丫頭在重裡間居住；外層裡間貼後牆一個插火炕與奶子合晁梁睡；貼窗戶一個插火炕，晁夫人自己睡。這晁梁雖是吃奶子的奶，一夜倒有大半夜是晁夫人摟著他睡覺；晚間把奶子先打發睡了，暖了被窩，方把晁梁從晁夫人被窩裡抱了過去。清早奶子起來，就把晁梁送到晁夫人被內，叫奶子梳頭洗臉。奶子滿了年頭，他一點也沒淘氣，就跟著晁夫人睡覺，睡到十三四，晁夫人嫌不方便，才教他在腳頭睡，還是一個被窩；漸漸成了學生，做了秀才，後晌守著晁夫人在炕上讀書，就似影不離燈的一般。從奶子去了，沈春鶯就搬出外間炕上與晁夫人作伴。

晁梁見說替他下聘娶親，他甚是歡喜。晁夫人叫了木匠收拾第三層正房，油洗窗門、方磚鋪地、糊牆壁、札仰塵，收拾的極是齊整，要與晁梁作娶親的洞房。晁梁說：「咱前頭住得好好的，又挪到後頭待怎麼？」晁夫人說：「一個新人進門，誰家住那舊房？你丈人家來的妝奩可也要盛的開。」說著罷了，他也沒大理論。

四月十三日姜宅鋪牀，那衣飾器皿，牀帳鮮明，不必絮聒。晚間，俗忌鋪過的新牀不教空著，量上了一布袋綠豆壓在牀上。十五日娶了姜小姐過門，晁梁聽著晁夫人指教，拜天地，吃交巡酒，拜牀公牀母，坐帳牽紅，一一都依俗禮。拜門回來，姜家三頓送飯。

將次天晚上來，晁梁對晁夫人說道：「這天待黑上來了，屋裡擺的滿滿的，咱在那裡鋪牀？」晁夫人說：「鋪甚麼牀？丫頭教他外頭來睡，你自己關門閉戶的罷。」晁梁說：「娘合我的牀，沈姐的牀，都鋪在那裡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我合你沈姐在炕上睡罷。怎麼又鋪牀？」晁梁說：「娘說新人該住新房，怎麼又不來住了哩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合你媳婦兒是新人，誰是新人？」晁梁還不懂的，還只說是教他媳婦兒自己在新房睡哩。到了後晌，他還在晁夫人炕上磨磨。晁夫人道：「這咎晚的了，咱各人收拾睡覺。小和尚，你也往你屋裡去罷。」晁梁還掙掙的脫衣裳、摘網子，要上炕哩。晁夫人道：「你往自家屋裡去罷。你待怎麼？」晁梁說：「娘是待怎麼？叫我往那屋裡去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你看這傻孩子！你往後頭你媳婦兒屋裡合你媳婦兒睡去，我從今日不許你在我腳頭睡了。」晁梁道：「真個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你看！不是真個，是哄你哩？」晁梁道：「這我不依！每日說娶媳婦兒，原來是哄我離開娘。這話我不依，這是哄我。」上了炕就往被子裡鑽。晁夫人道：「好讓孩子，別要睡倒，起來往後頭去。」見晁夫人催的他緊了，把眼擠了兩擠，呱的一聲就哭，把個頭拱在晁夫人懷裡，甚麼是拉的他起來！不由的晁夫人口裡說道讓孩子，眼裡撲簌撲簌的流淚。春鶯起先見了只是笑，後來也縮搭縮搭的哭起來了。輪該晁鳳娘子在屋裡上宿。晁鳳娘子說道：「這可怎麼樣著？不然，且教叔叔在這炕上睡罷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就沒的家說！可也要取個吉利！好兒，聽娘說，你去合媳婦兒睡了，你明日早起來看娘。」晁梁聽說，越發的痛哭起來了。

晁夫人說：「好讓孩子，你是待怎麼？」晁梁說：「我不怎麼，我只待還合娘睡。」晁夫人說：「你合我睡，你媳婦兒哩？」晁梁說：「俺媳婦兒合沈姐睡，我合娘睡。」晁夫人說：「好讓！你怎麼知文解字做秀才來？你見誰娶了媳婦兒還合娘睡的？」晁梁道：「要不合沈姐都往那屋裡去，我合娘在大牀上，俺媳婦兒合俺姐在那窗戶底下炕上。」晁夫人說：「好兒，別要毆氣，好好兒往那屋裡睡了，明日早起來看娘。」

晁梁倒沫，晁夫人發燥，春鶯合晁鳳媳婦怪笑的。晁夫人道：「這是人間的個大禮。你今年十七歲了，進了學，冠了巾，你還小哩？那裡一個娘的話也不聽？這不眼下考科舉哩？你沒的往省下進場，京裡會試，你也都叫娘跟著你罷？你要做了官，也叫娘跟著你同上堂？這天已是三更了，我害困，你急趕到屋裡，打不了個盹也就天明瞭。起來，我送了你屋裡去。」扯著晁梁的手往外走，晁梁往後掙，晁夫人說：「好孝順兒！一個老娘母子，你掙倒了罷？」那個光景，通似逃學的書生不肯赴學的模樣。無奈晁夫人拉著往外走，晁梁只得擦眼抹淚的去了。

晁夫人送下他，教他關上門，然後自己回到房中。晁夫人雖是強了他去了，心裡也未免熱呼辣的。只是晁梁在自家屋裡也沒睡覺，哭了一大會子。晁夫人也沒合眼。撞了明鐘，只見晁梁已來門外敲門，晁夫人叫人與他開了門，晁夫人說：「這們早起待怎麼？你在我腳頭再睡會子。」晁梁放倒頭鼾鼾的睡到日頭大高的，姜家來送早飯，方才起來。

晁夫人對著姜夫人告訴晁梁夜來淘氣，姜夫人說是好，說是天性。到了晚上，又淘了無數的氣，他不肯去，晁夫人千哄萬哄的去了。從此每晚間挨抹到三四更才去，沒等到五更就往晁夫人屋裡來腳頭一覺，成了舊規。晁夫人心裡疼的慌，說道：「你聽我說，別要這們晚去早來的。我等你媳婦兒過了對月，我把這重裡間替你拾掇拾掇，你合媳婦兒來住，我合你姐可在這外間裡守著你。」

晁梁喜的那嘴裂的再合不上來。沒等對月，他催著晁夫人把那裡間重糊了仰塵，糊了牆，綠紗糊了窗戶，支了萬字藤簟涼牀、天藍冰紗帳子，單等過了對月就要來住。春鶯說：「只怕他娘子嫌不方便不肯來。」晁夫人道：「咱別管他；他叫咱替他收拾房，咱就替他收拾。等他媳婦兒不肯來，他就沒的說了。」誰知他娘子知道收拾了房，更是喜歡，說道：「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娘母子丟在一座房裡，自家住著也放心麼？清早黑夜守著些兒好。」

到了五月十五，姜小姐回去娘家，只住三四日就來了，與晁梁都搬到裡間裡來，早起後晌，都在晁夫人腳頭睡會子才去，每宿合媳婦都還到晁夫人炕前看一兩遭。若看外邊，真象兩個吃奶的孩子，不知背後怎麼成精作怪，那姜小姐漸漸的皮困眼澀，手脚懶抬，乾嘔噁心，怕吃飯，只好吃酸。晁夫人知道是有喜事，叫了靜業闍陳姑子諷誦五千卷《白衣觀音經》，又許與白衣大士掛袍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次年四月十五日辰時，去去年畢姻的日子整整一年，生了一個白胖旺跳的娃娃。喜的晁夫人繞屋裡打磨磨，姜夫人也喜不自勝。

晁夫人賞了徐老娘一兩銀，一匹紅潞綢；姜夫人也賞了一匹紅劉綢，一兩銀。那徐老娘把臉沉沉的，讓他遞酒，也沒大肯吃，他要辭了回去。約他十七日早來洗三，他說：「那咎俺婆婆來收生相公時，落草頭一日，晁奶奶賞的是二兩銀，一匹紅緞，還有一兩六的一對銀花。我到十七來與小相公洗三，晁奶奶，你還照著俺婆婆的數兒賞我。」晁夫人道：「這們十七八年了虧你還記著，我就不記得了。」春鶯說：「我倒還記的，你說的一點不差。你可不記的那咎沒有姜奶奶的賞哩？」徐老娘說：「你禁的我這點造化麼？」晁夫人說：「這是小事。難得姜奶奶得了外孫，我得了孫子。我任從折損了甚麼，我情管打發的你喜歡。」徐老娘方回噴作喜，去了。

轉眼十七，三朝之期，姜夫人帶了家人姜朝娘子來與娃娃開口，徐老娘也老早的來了。姜晁兩門親戚，來送粥米的，如流水一般。晁夫人叫了許多廚子，多設酒席管待內外賓朋；又著各莊上各蒸饊饊三石，每個用面半斤，舍與僧道貧人。徐老娘將娃娃洗過了三，那堂客們各有添盆喜錢，不必細說。照依晁梁那時舊例，賞了徐老娘五兩銀子、兩匹羅、一連首帕、四條手巾；放在盆裡的

二兩銀、三錢金子。姜夫人放在盆裡的一兩銀，兩個奶子每人五錢。臨後姜夫人又是二兩銀、兩個頭機首帕，二位奶子每人又是五錢銀。徐老娘抱著孩子，請進姜副使合姜大舅姜二舅看外甥。姜副使爺兒三個甚是喜歡，姜副使又賞了老娘婆銀一兩，二位舅各賞了五錢。徐老娘抱了娃娃進去，姜副使請晁夫人相見道喜。晁夫人叫中堂設座，出見獻茶，央姜副使與娃娃起名。姜副使命名「全哥」，晁夫人謝了。吃過了茶，晁梁讓到前廳上坐。姜副使點的戲是《馮商四德記》。

一個道士領過了齋供，說道：「擾了施主厚齋，無可答報。我有一個好方相送：你可將娃娃斷下的臍帶，用新瓦兩片合住，用炭火煨煉存性，減半加入上好明淨硃砂，研為細末，用川芎、當歸、甘草各一錢，煎為濃汁，將藥末陸續調搽乳上，待小兒嘔下，以盡為度；大便黃黑極臭稠屎，渾身發出紅點，一生不出痘疹，即出亦至輕。」晁夫人依他修合煨過的臍帶，稱重三分五釐，加了一分七釐硃砂，都與他陸續吃了，果如道士所言，發了一身紅點。後來小全哥生了三個痘兒。這是後話。

再說晁、姜二位夫人差了媒婆各處僱覓奶子，急不能得；姜小姐又不會看孩子，每日都是姜朝媳婦幫貼，又甚不方便。一個媒婆老張領了一個媳婦子來，年紀約有二十多歲，黃白淨兒，暴暴的兩個眼，模樣也不醜，只是帶著一段凶相，胸膛上兩個鼓膨的奶，身上衣服也不甚襤褸，小小的纏著兩隻腳兒，懷裡抱著個夠三四個月的女兒，他說漢子編髮髻，做梳妝，他與婆婆合氣，要與婆婆分開另住，他漢子又不依他，賭氣的要捨了孩子與人家做奶母，就是五年為滿也罷，要等的他婆婆死了方才回去。晁夫人不待價尋他，將言語支開他去了。

老張又自家回來說道：「晁奶奶尋奶子這們緊，再有象這婆娘爽俐乾淨，又年小，又好奶，又不醜，情管奶的哥哥也標緻。奶奶不要他，是嫌他怎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一個躲婆婆的人，這還是人哩！叫孩子吃他奶！這不消提他，你與我快著另尋，我重謝你。」老張去了。到了次日，姜夫人教人領了兩個奶子來與晁夫人看。一個：

婀娜來從道士處，未洗鉛妝，綠鬢猶黃，突腮凹臉鼻無梁。

問道是何方嬌婿？家住前岡，母在鄰莊，爛柯人是妾兒郎。

——右調《丑奴兒令》

那一個：

面傅瓜兒粉，腰懸排草香；洛酥茄掛在胸膛，頸項有懸囊。

春山濃似抹，蓮瓣不多長；薄情夫婿滯他鄉，無那度年荒。

——右調《巫山一段雲》

晁夫人看得那個黑的雖是顏色不甚白淨，也還不似那烏木形骸；皂角色頭髮，窪跨臉，骨過腮，塌鼻子，半籃腳，是一個山裡人家，漢子打柴為生，因墜崖跌傷了腿，不能度日，老婆情願捨了孩子賺月錢養他。那一個白的雖是顏色不甚黑，也還不似那霜雪的形容；玄白相間的雙鬢，燒餅臉，掃帚眉，竹節鼻子，倒跟腳，是一個罪人的妻室，因丈夫充徒去了，不能度日，僱做奶子營生。

晁夫人口裡不說，心裡注意要那一個山人之婦，但不知他奶的好歹多寡何如，教他各人都擠出些奶來，用茶鐘盛著，使重湯頓過，嗅得那個白淨老婆的奶有些羶氣，又清光當的；嗅得那個黑色老婆的奶純是奶香，頓的似豆腐塊相似，且又乳汁甚多。晁夫人已有七八分定了，又叫他把孩子抱來一看，卻原來是個女兒，方有兩個月，扭青的頭皮，瑩白的臉，通紅的唇，不似他娘那後模樣一點。晁夫人看見，問說：「你要做了奶子，這孩子怎麼發付？」他說：「如奶奶留下我，可這孩子尋給人家養活。」晁夫人又問：「萬一沒人肯要，你可怎處？」他說：「若沒有人要的，只得捨了。」

晁夫人聽見，好生不忍。晁鳳兩口子四十二三年紀，從無子女，忽然懷孕七個月，小產了一個丫頭。晁夫人道：「晁鳳媳婦兒，你把他這孩子養活罷罷。」晁鳳媳婦說：「這兩個月的孩子，又不會吃東西，我給他甚麼吃？」晁夫人說：「你雖是小產，已是七個月了，叫他啞幾日，只怕啞下奶來也不可知的。」晁鳳媳婦道：「奶奶要留下他，可我合晁鳳商量。」

晁夫人把那一個白淨婆娘賞了一錢銀子，先自打發去了。春鶯說：「這一個白淨，模樣又不醜，腳又不大，穿鞋面也省些，奶奶可不留下他，可留下這個醜的？」晁夫人說：「我也想來：一則是個徒夫老婆，提掇著醜聽拉拉的；一則甚麼模樣：青光當的搽著一臉粉，頭上擦著那綿種油觸鼻子的熏人，斬眉多睜眼的，我看不上他。這一個雖是黑些，也還不什麼醜。脫不了是小廝，選那奶子的人材待怎麼？你看他奶的自己的孩子那象他一點兒？」

晁夫人問說：「你漢子姓甚麼，叫甚麼名字？」他說：「俺當家的姓吳，名字叫吳學顏。」晁夫人說：「他已是跌傷了腿，爽俐把你賣幾兩銀子不好麼？」回說：「他待不賣我哩麼？我說：『你看我好一表人才哩？就把我賣二兩銀子你坐著能吃幾日？不如捨了這孩子，替人家做奶子，掙的月錢，娘兒兩個還好度日。』」晁夫人問說：「你還有婆婆麼？」回說：「可不有婆婆？今年五十九了。」晁夫人問說：「就是你做奶子，這月錢能有多少，夠養活兩口人的？」回說：「他也還會編席，編蓋墊子，也會編圍。」晁夫人問說：「他就會編席編圍的，傷了腿，怎麼去賣？」回說：「他那胳膊好，可他也不自家賣，都是俺婆婆趕集去賣。俺婆婆壯實多著哩。」

晁夫人都聽在心裡，說道：「你且住二日寫文書。這媒婆姓甚麼？」回說：「我姓魏；這裡沈奶奶不是俺婆婆說的媒麼？」晁夫人說：「啊！你是老魏的媳婦兒麼？你從多替了你婆婆的職了？」回說：「我只出來夠兩三個月了，也沒大往別處去，就只往姜奶奶宅裡走的熟。」晁夫人問說：「你婆婆的眼也還漏明兒？」回說：「漏明兒倒好了，通常看不見！頭年裡還看見日頭是紅的，今年連日頭也看不見了，行動都著人領著。虧了大的丫頭子，今年十二了，下老實知道好歹，家裡合他奶奶做伴兒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我到他想的，不見個信兒。」回說：「怪得他好不想奶哩！可是說不盡那奶奶的好處。」晁夫人笑說：「你婆婆是老魏，你又不老，可叫你什麼？——叫你小老魏罷。」回說：「俺婆婆是老魏，我就是小魏。」

晁夫人又問：「老鄒這向還壯實麼？他也久沒到這裡。」小魏回道：「俺婆婆要不為著老鄒，那眼也還到不得這們等的，全是為他，一氣一個掙。人旁裡勸著，他又不聽。」晁夫人問說：「是怎麼為他生氣？」小魏說：「俺婆婆那答提下的親，凡有下禮嫁娶的，他都背著俺婆婆吃獨食。俺婆婆央他，教他續上我罷，他刺撓的不知怎麼樣，甚麼是肯！這裡頭年裡鍋市周奶奶家姑姑出嫁，下禮鋪牀，周奶奶說：『老魏雖是他眼看不見，這媒原是你兩個做的，該與他的禮合布。老鄒，你與他捎了去，務必替我捎到，我還要招待哩。』他盡情味下，一點兒也沒給。也是我到了周奶奶家，周奶奶問我，我說：『誰見他甚麼錢，甚麼布來？』氣的周奶奶不知怎麼樣的。周奶奶說：『這們可惡！我著人叫了他來，數落他那臉！』叫我說：『奶奶要叫他去，趁著我在這裡叫他；我要不在跟前，他就說送去了，再緊緊，就說味心誓，他有點良心兒麼？』周奶奶說：『你說的是。』叫人叫了他來，從外頭『長三丈闊八尺的』的來了。

「我聽見進來，我說：『周奶奶，你且問他，看他怎麼說。我且躲在一邊去。』他進來，趴倒地替周奶奶磕了頭，問說：『奶奶著人叫我哩？』周奶奶說：『我待問你句話：我那答叫你捎與老魏的布和錢，你給過他了沒？』他老著臉說：『你看奶奶！奶奶忘不了他，教我捎與他的東西，我敢昧下他的？即時送給他了。他說眼看不見，不得來謝奶奶。我還替他捎了話來，回過奶奶的話了。沒的奶奶忘了麼？』周奶奶說：『可怎麼他又指使他媳婦兒來要？』他說：『我已給過他了，他憑甚麼來要？』周奶奶說：『你給他，可他媳婦兒來沒？』他說：『他怎麼沒見？老魏炕上坐著，他媳婦在灶火裡插豆腐。我說：周奶奶家姑姑娶了，這是周奶奶賞你的兩匹布，兩封錢，共是一千二百。他娘兒兩個喜的象甚麼是的。他媳婦兒還說：『周奶奶可是好，誰家肯使這加長衣著布賞人來？老魏說：『你替我謝謝你鄒孀子。』還讓我吃了他兩碗小豆腐子來了。我又沒給他哩？真是長味心痞，不當家豁拉的！』

「正說著，叫我猛■乞丁的走到跟前。我說：『呃！老鄒！你害汗病，汗驚的胡說了！你搗的是那裡鬼話？你給的是甚麼布？

是青的藍的？是甚麼一千二百錢？」他打仔和我說誓：『我要沒吃了你的豆腐，這顆子眼長碗大的疔瘡；你要沒讓我吃小豆腐，你嘴上也長碗大的疔瘡！』叫我說：『誰這裡說你沒吃小豆腐兒麼？你可給布給錢來沒？』他說：『你好聒拉主兒！我不送布合錢給你，你可不就讓我吃小豆腐兒？』叫我說：『俺插著麥仁，你成三四碗家攪糰你，你送的是甚麼布合錢？昨日西門裡頭王奶奶家送的燒酒臘肉合粽子，我見你沒送布合錢去，你打脊背裡也都吃了去了。但只說你忒狠，周奶奶費了這們一片好心，你味下一半，給俺一半兒怎麼？我把俺那瞎婆婆抬到你家，有本事問你要！』他說：『你抬了去呀，怎麼？我給他面吃。』我說：『甚麼面？是不見面！』周奶奶又是笑，又是惱，可也說了他幾句好的，說：『我知道你那錢一定使了，你那布還有哩。你快拿了來，我添上錢還與老魏去，我還許你上門。你要這們沒德行，明日叔叔下禮，我也不許你來。』他才給了兩匹藍梭布，周奶奶添上一千二百錢，叫我拿了去給與俺婆婆。」

晁夫人說：「這們可惡！不是你自己見了周奶奶，這股財帛不瞎了？你都往廚屋裡吃飯去，二十四好日子，來寫文書罷。可教誰來寫哩？」小魏說他漢子真走不的，還是叫他婆婆來罷。

過了兩日，二十四日，早飯以後，小魏將著老吳婆子來了，替晁夫人磕了頭，晁夫人見他：

不黃不白的頭髮，不大不小的瘦囊。戴一頂老婆鬆髻，穿一雙漢子■翁鞋。拳頭似醋盆樣大，胳膊如醬甕般粗。渾身上數道青筋，胸脯前一雙黑奶。不是古時節蛇太君的先鋒，定是近日裡秦良玉的上將。

晁夫人叫小魏合他講工錢，講衣服。老吳婆子道：「這就沒的家說！有名的晁奶奶是個女菩薩，不相干的人還救活了多少哩，何況媳婦子看著小相公？我說，我敢說多少？奶奶但賞賞就過去界了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休這們說。凡事先小人後君子好，先君子後小人就不好了。還是說個明白，上了文書。我賞是分外賞你的。你要不說個明白，我就給你一千一萬也只是該你的。」老吳婆子道：「奶奶這吩咐的是。奶奶定住數就是了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我每年給你三兩六錢銀子，三季衣服；孩子生日，四時八節，賞賜在外。滿了年頭，我替他做套衣裳，打簪環、買櫃、做副鋪蓋，送出他去。就是這們個意思兒，多不將去。」老吳婆子說：「好奶奶，這還待怎麼？同奶奶要多少才是夠，可也要命擔架呀。」晁夫人給了五十個錢，教晁書將著他尋人寫了文書。晁夫人收了，管待了眾人的酒飯，先支了一季九錢銀子，賞了小魏三百媒錢。老吳婆子千恩萬謝的，待抱他那個女兒去尋人撫養。

晁夫人問晁鳳媳婦說：「你合晁鳳商議的是怎麼？」回說：「我教他啞了這二日，可不啞下奶來了。晁鳳說：只怕辛辛苦苦的替他養活大了，他認了回去，『烏鴉閃蛋』，閃的慌。」老吳婆子說：「嫂子說那裡話！這是小廝麼？怕這裡便宜殺他，認他回去過好日子尋好親家哩。」晁夫人說：「這倒不消慮。我下意不的這們個旺跳的俊孩兒捨了。他就認回去了，您也是他的養身父母，孩子也忘不了你。」老吳婆子說：「阿彌陀佛！我的活千歲上天堂的奶奶！俺山裡沒香，我早起後晌焚著松柏鬥子替奶奶念佛。我還有句話稟奶奶：除的家還許我來看看這媳婦子，漿衣裳、納鞋底，差不多的小衣小裳，我都拿掇的出去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沒的賣給我哩？你只別嘴大舌長的管閒事、說舌頭，那怕你一日一遍看哩。」老吳婆子歡天喜地而去。

這吳奶子雖是個醜婦，後來奶的小全哥甚是白胖標緻。又疼愛孩子，又勤力，絕不象人家似的死拍拍的看著個孩子、早眠晏起、飯來開口、箸來伸手的懶貨，除了奶小全哥，頂一個僱的老婆子做活。廚房裡做飯趕餅、上碾磨、做衣服，這還是小可，最難得的不搬挑舌頭，不合人成群打伙、抵熟盜生；只是慣會咬群，是人都與他合不上來。惹得那僕婦養娘、家人婢妾，個個憎嫌。話不投機，便是晁夫人，他也頂撞幾句。後來他的婆婆老吳，晁夫人用他在城裡做活。他的漢子吳學顏雖然成了癩子，都也行動得了，晁夫人也留他在鄉里編席管園，為人梗直倔強，天生天化，真真是與他老婆一對。後來看小全哥滿了五年，晁夫人齊整送他與吳學顏一處，卻也還在宅裡住的日子多，在莊上住的日子少。

看雍山莊的管家季春江老病將危，晁夫人自己出到莊上看他。他把莊上一切經管的首尾備細交與了晁夫人，說他兒子賭錢吃酒，近日又添上養了婆娘，凡事經托他不得，極力舉薦，說：「吳學顏是個好人，叫他管雍山莊子，能保他不與人通同作弊。」晁夫人果然叫他替了季春江的職掌，卻也事事稱職。

季春江病了八個月才死，見得吳學顏不負所舉，病中甚是喜歡。這也是晁夫人一人有慶，凡事都是好人相逢，惡人迴避。又見得晁夫人雖是個婦人，能在那兩個奶子之中獨揀這個醜婦，在格外識人，後來還有出處，再看後回照應。